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舊要卷六千三百五十四

金史卷一百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五十

完顏哈達

伊喇布哈

完顏哈達名瞻字景山少長兵間習弓馬能得入死力  
貞祐初以親衛軍送岐國公主充護尉三年授臨潢府  
推官權元帥右監軍時臨潢避遷與全慶兩州之民共

壁平州哈達隸其經略使烏凌阿奇珠奇珠以便宜授  
軍中都統累遷提控佩金符未幾會燕南諸帥將兵復  
中都城行至平州遷安縣臨潢全慶兩軍變殺奇珠擁  
哈達還平州推為帥統奇珠軍哈達以計誅首亂者數  
人其年六月北兵大將軒達布遣監戰提軍至平州城  
下以州人黃裳入城招降父老不從哈達引兵逆戰知  
事勢不敵以本軍降于陣監戰以哈達北上留半歲令  
還守平州已而謀自拔歸乃遣奉先縣令赫舍哩伯爾

克北京教授富察呼蘭右三部檢法富察博紐等涉海  
來報四年十一月哈達果率所部及州民並海西南歸  
國詔進官三階升鎮南軍節度使駐益都與元帥蒙古  
綱相應接充宣差都提控十二月大元兵徇地博興樂  
安壽光東涉濰州之境蒙古綱遣哈達率兵屢戰于壽  
光臨淄興定元年正月轉通遠軍節度使兼翠州管内  
觀察使七月改平西軍節度使兼河州管内觀察使二  
年正月知延安府事兼鄜延路兵馬都總管三年正月

詔伐宋以哈達為元帥右都監三月破宋兵于梅林關

擒統領張時又敗宋兵于馬嶺堡獲馬百匹又拔麻城縣

獲其令張個幹辦官郭守紀四月夏人犯通秦哈達出

兵安塞堡抵隆州夏人自城中出步騎二千逆戰進兵

擊之斬首數十級俘十人遂攻隆州陷其西北隅會日

暮乃還六月行元帥府事于唐鄧上遣諭曰以卿才幹

故委卿無使敵人侵軼第固吾圉可也四年正月復為

元帥右都監屯延安十月夏人攻綏德州駐兵于柱天

山哈達將兵擊之別遣先鋒提控樊澤等各率所部分  
三道以進畢會于山顛見夏人數萬餘傳山而陣即縱  
兵分擊澤先登擁其左軍諸將繼攻其右敗之五年五  
月知延安府事兼前職上言諸軍官以屢徙故往往不  
知所居地形迂直險易緩急之際恐至敗事自今乞勿  
徙又言河南陝西鎮防軍皆分屯諸路在營惟老稚而  
已乞選老成人為各路統軍以鎮撫之且督其子弟習  
騎射將來可用皆從之十一月夏人攻安塞堡其軍先

至哈達與征行元帥納哈塔邁珠禦之哈達謀曰北  
方兵至先破夏人則後易為力于是潛軍裹糧倍道兼  
進夜襲其營夏人果大潰追殺四十里墜崖谷死者不  
可勝計上聞之賜金各五十兩重幣十端且詔諭曰卿  
等克成大功朕聞之良喜經畫如此彼當知畏期之數  
年卿等可以休息矣仍詔以哈達之功徧諭河南帥臣  
是月與元帥邁珠又戰延安皆被重創十二月以保延  
安功賜金帶一玉吐鶻一重幣十端元光元年正月遷

元帥左監軍授山東西路烏赫必喇世襲穆昆權參知  
政事行省事于京兆未幾真拜是年五月上言頃河中安  
撫司報北將阿勒楚爾率兵入隰吉翼州寢及榮解之  
境今時已暑猶無回意蓋將蹂吾禾麥儻如此則河東  
之土非吾有也又河南陝西調度仰給解鹽今正漉鹽  
之時而敵擾之將失其利乞速濟師臣已擬分兵二萬  
與平陽上黨晉賜三公府兵同力禦之竊見河中榮解  
司縣官與軍民多不相諳守禦之間或失事機乞從舊



法凡司縣官使兼軍民庶幾上下相得易以集事又言  
鹽利今方敵兵迫境不厚以分人孰肯冒險而取之若  
自輸運者十與其八則人爭赴以濟國用從之葭州提  
控王公佐言于哈達曰去歲十月北兵既破葭州構浮  
梁河上公佐寓治州北石山子招集餘衆得二千餘人  
欲復州城以士卒皆自北逃歸者且無鎧仗故嘗請兵  
于帥府將焚其浮橋以取葭州帥府不聽又請兵援護  
老幼稍徙內地而帥府亦不應今葭州之民迫于敵境

皆有動搖之心若是秋敵騎復來則公佐力屈死于敵手而遺民亦俱屠矣哈達乃上言臣願馳至延安與元帥邁珠議以兵護公佐軍民來屯吳堡伺隙而動詔省院議之于是命哈達率兵取葭州行至廊州千戶張子政等殺萬戶陳紋將掠城中哈達已勒兵為備子政等乃出城走哈達追及之衆復來歸斬首惡數十人軍乃定六月哈達上言屢護諜者皆云北方已約夏人將由河中葭州以入陝西防秋在近宜預為計今陝西重兵

兩行省分制之然京兆抵平涼六百餘里萬一敵梗其間便不得通是自孤也宜令平涼行省內族博索領軍東下與臣協力禦敵以屏潼陝敵退後復議分司為便詔許之二年三月以保鳳翔之功進官賜金幣及通犀帶一是時河中已破哈達提兵復取之正大二年七月陝西旱甚哈達齋戒請雨雨澍是歲大稔民立石頌德延安既殘毀哈達令于西路買牛付主者招集散亡助其耕墾自是延安之民稍復耕稼之利八月鞏州田瑞

反哈達討之諸軍進攻哈達移文諭之曰罪止田瑞一身餘無所問不數日瑞弟濟殺瑞以降哈達如約撫定一州民賴以寧三年詔遷平涼行省六年二月徵還拜平章政事芮國公七年七月庚寅朔以平章政事兼樞密副使初布哈面奏哈達在軍中久今日多事之際乃在于省用違其長臣等欲與樞密協力軍務擢之相位似亦未晚故有此授十月己未朔詔哈達及樞密副使布哈救衛州初朝廷以恒山公仙屯衛州公府節制

不一欲合而一之至是河朔諸軍圍衛內外不通已連  
月但見塔上時舉火而已哈達等既至先以親衛兵三  
千嘗之北兵小退翼日圍解上登承天門犒軍皆授世  
襲穆昆賜良馬玉帶金給月俸本色蓋異恩也未幾以布  
哈權參知政事同哈達行省事于闐鄉以備潼關先是  
陝省言備禦策朝官集議上策親征中策幸陝下策棄  
秦保潼關議者謂止可助陝西軍以決一戰使陝西不  
守河南亦不可保至是自陝以西亦不守矣八年正月

北帥蘇布特攻破小關殘盧氏朱陽散漫百餘里間潼  
關總帥納哈塔邁珠率瓜爾佳伊德爾都尉高英拒之  
求救于二省省以陳和尚忠孝軍一千都尉瓜爾佳渾  
一萬往應北軍退追至谷口而還兩省輒稱大捷以聞既而  
北軍攻鳳翔二省提兵出關二十里與渭北軍交至晚  
復收兵入關鳳翔遂破二省遂棄京兆與約赫德起遷  
居民于河南留慶善努守之九月北兵入河中時二相  
防秋還陝量以軍馬出冷水谷以為聲援十一月鄧州

報北兵道饒風關由金州而東于是兩省軍入鄧遣提  
控劉天山以劄付下襄陽制置司約同禦北兵且索軍  
食兩省以前月癸卯行留楊沃衍軍守閬鄉沃衍尋被  
旨取洛南路入商州屯豐陽州備上津與恒山公仙相  
犄角哈達復留禦侮中郎將完顏陳和尚于閬鄉南十  
五里乃行陳和尚亦隨而往沃衍軍八千及商州之木  
瓜平一日夜馳三百里入桃花堡知北兵由豐陽而東  
亦東還會大軍于鎮平恒山公仙萬人元駐胡陵關至

是亦由荆子口順陽來會十二月朔俱至鄧下屯順陽

乃遣天山入宋初宋入于國朝君之伯之叔之納歲幣

將百年南渡以後宋以我為不足慮絕不往來故宣宗

南伐士馬折耗十不一存雖攻陷淮上數州徒使驕將悍

卒恣其殺虜飽其私欲而已又宣徽使鄂屯阿古使北

方北中大臣有以輿地圖指示之曰商州到此中軍馬

幾何又指興元云我不從商州則取興元路入汝界矣

阿古還奏宣宗甚憂之哀宗即位羣臣建言可因國喪



遣使報哀副以遺留物因與之講解盡撤邊備共守武  
休之陰遂下省院議之而當國者有仰而不能俯之疾  
皆以朝廷先遣人則于國體有虧為辭元年上諭南鄙  
諸帥遣人往滁州與宋通好宋人每以奏稟為辭和事  
遂不講然十年之間朝廷屢勅邊將不妄侵掠彼我稍  
得休息宋人始信之遂有繼好之意及天山以劄付至  
宋劄付者指揮之別名宋制使陳該怒辱天山且以惡  
語復之報至識者皆為竊嘆戊辰北兵渡漢江而北諸

將以為可乘其半渡擊之布哈不從丙子兵畢渡戰于  
禹山之前北兵小却營于三十里之外二相以大捷驛  
報百官表賀諸相置酒省中左丞李蹊且喜且泣曰非  
今日之捷生靈之禍可勝言哉蓋以為實然也先是河  
南聞北兵出饒風百姓往往入城壁保險固及聞敵已  
退至有晏然不動者不三日游騎至人無所逃悉為  
捷書所誤九年正月丁憂兩省軍潰于陽翟之三峯山  
初禹山之戰兩軍相拒北軍散漫而北金軍懼其乘虛

襲京城乃謀入援時北兵遣三千騎趨河上已二十餘日泌陽南陽方城襄映至京諸縣皆破所有積聚焚燬無餘金軍由鄧而東無所仰給乃竝山入陽翟既行北兵即襲之且行且戰北兵傷折亦多恒山一軍為突騎三十所衝軍殊死鬪北騎退走追奔之際忽大霧四塞兩省命收軍少之霧散乃前前一大澗長澗數里非此霧則北兵入馬滿中矣明日至三峯山遂潰事載布哈傳哈達知大事已去欲下馬戰而布哈已失所在哈達

以數百騎走鈞州北兵塹其城外攻之走門不得出匿窟室中城破北兵發而殺之時朝廷不知其死或云已走京兆賜以手詔募人訪之及攻汴乃揚言曰汝家所恃惟黃河與哈達耳今哈達為我殺黃河為我有不降何待哈達熟知敵情習于行陣且重義輕財與下同甘苦有俘獲即分給遇敵則身先之而不避衆亦樂為之用其為人亦可知矣左丞張行信嘗薦之曰完顏哈達今之良將也

伊喇布哈本契丹人少從軍以勞自千戶遷都統初哀宗為皇太子控制樞密院選充親衛軍總領佩金符元光二年冬十二月庚寅宣宗疾大漸皇太子異母兄英王守純先入侍疾太子自東宮扣門求見令布哈衷甲聚兵屯于艮嶽以備非常哀宗即位嘗謂近臣言向非布哈何至于此遂自遙授同知睢州軍州事權樞密院判官自是軍國大計多從決之正大四年十二月河朔軍突入商州殘朱陽盧氏布哈逆戰至靈寶東遇游騎

十餘獲一人餘即退布哈輒以捷聞賞世襲穆昆仍厚  
賜之人共知其罔上而無敢言吏部郎中楊居仁以微  
言取怒六年二月丙辰以布哈權樞密副使自去年夏  
北軍之在陝西者駸駸至涇州且阻慶楊糧道布哈奏  
陝西設兩行省本以藩衛河南今北軍之來三年于茲  
行省統軍馬二三十萬未嘗對壘亦未嘗得一折箭何  
用行省院官亦俱奏將來須用密院軍馬勾當上不語  
者久之是後以丞相薩布行尚書省事于關中召平章

政事哈達還朝博索亦召至闕布哈率完顏陳和尚忠  
孝軍一千駐邠州且令觀北勢八月丙申布哈再復潞  
州十月乙未朔布哈東還十二月乙未詔布哈與總帥  
約赫德權簽樞密院事額爾克救慶陽七年正月戰北  
兵于太昌原北軍還慶陽圍解詔額爾克屯邠州布哈  
約赫德還京兆未幾以權參知政事與哈達行省于閼  
鄉八年正月北軍入陝西鳳翔破兩行省棄京兆而東  
至洛陽驛被召議河中事語在白華傳十二月北兵濟

自漢江兩省軍入鄧州議敵所從出謂由光化截江戰  
為便放之渡而戰為便張惠以截江為便縱之渡我腹  
空虛能不為所潰乎布哈麾之曰汝但知南事于北事  
何知我向于裕州得制旨云使彼在沙磧且當往求之  
況今自來乎汝等更勿似太昌原舊衛州扇車回縱出  
之鼎珠高樊皆謂布哈此言為然哈達乃問阿達茂以為  
不然軍中以阿達茂北人知其軍情言為有理然不能  
奪布哈之議順陽留二十日光化探騎至云千騎已北



渡兩省是夜進軍北曉至禹山探者續云北騎已盡濟  
癸酉北軍將近兩省立軍高山各分據地勢步迎于山  
前騎屯于山後甲戌日未出北兵至大帥以兩小旗前  
導來觀觀竟不前散如鴈翅轉山麓出騎兵之後分三  
隊而進輜重外餘二萬人哈達令諸軍觀今日事勢不  
當戰且待之俄而北騎突前金兵不得不戰至以短兵  
相接戰三交北騎少退北兵之在西者望布哈親繞甲  
騎後而突之至于三為富察昂珠力拒而退大帥以旗

聚諸將議良久哈達知北兵意向時高英軍方北顧而北兵出其背擁之英軍動哈達幾斬英英復督軍力戰北兵稍却觀變英軍定復擁樊澤軍哈達斬一千夫長軍殊死鬪乃却之北兵回陣南向來路兩省復議彼雖號二萬而輜重三之一馬又相持二三日不得食乘其却退當擁之張惠主此議布哈言江路已絕黃河不冰彼入重地將安歸乎何以速為不從乙亥北兵忽不知所在營火寂無一耗兩省及諸將議四日不見軍又不

見營鄧州津送及路人不絕而亦無見者豈南渡而歸  
乎已卯邏騎還乃知北軍在光化對岸棗林中晝作食  
夜不下馬望林中往來不五六十步而不聞音響其有  
謀可知矣初禹山戰罷有二騎迷入營問之知北兵凡  
七頭項大將統之復有詐降者十人敝衣羸馬泣訴艱  
苦兩省信之易以肥馬飲之酒煖衣食而置之陣後十  
人者皆鞭馬而去始悟其為覘騎也庚辰兩省議入鄧  
就糧辰巳間到林後北兵忽來突兩省軍迎擊交綏之

際北兵以百騎邀輜重而去金兵幾不成列逮夜乃入  
城懼軍士迷路鳴鐘招之樊澤屯城西高英屯城東九  
年正月壬午朔耀兵于鄧城下北兵不與戰大將使來  
索酒兩省與之二十瓶癸未大軍發鄧州趨京師騎二  
萬步十三萬騎帥富察昂珠富察達希布郎將阿達茂  
忠孝軍總領瓜爾佳諳達內族達爾歡總領瓜爾佳額  
特埒提控步軍臨淄郡王張惠珍冠都尉完顏阿巴高  
英樊澤中軍陳和尚與恒山公武仙楊沃衍軍合是日

次五原山下取鴉路北兵以三千騎尾之遂駐營待楊武楊武至知申裕兩州已降七日至夜議北騎明日當復襲我彼止騎三千而我示以弱將為所輕當與之戰乃伏騎五十于鄧州道明日軍行北騎襲之如故金以萬人擁之而東伏發北兵南避是日雨宿竹林中庚寅頓安臯辛卯宿鴉路魯山河西軍已獻申裕擁老幼牛羊取鴉路金軍適值之奪其牛羊餉軍癸巳望鈞州至沙河北騎五千待于河北金軍奪橋以過北軍即西首

欽避金軍縱擊北軍不戰復南渡沙河金軍欲盤營北  
軍復渡河來襲金軍不能得食又不得休息合昏雨作  
明旦變雪北兵增及萬人且行且戰至黃榆店望鈞州  
二十五里雨雪不能進盤營三日丙申一近待入軍中  
傳旨集諸帥聽處分制旨云兩省軍悉赴京師我御門  
犒軍換易御馬然後出戰未晚復有密旨云近知張家  
灣透漏二三百騎已達衛孟兩州兩省當常切防備領  
旨訖布哈拂袖而起哈達欲再議布哈言止此而已復

何所議蓋已奪魄矣軍即行北軍自北渡者畢集前後以大樹塞其軍路沃衍軍奪路得之哈達又議陳和尚先擁山上大勢比再整頓金軍已接竹林去鈞州止十餘里矣金軍遂進北軍果却三峰之東北西南武高前鋒擁其西南楊樊擁其東北北兵俱却止有三峰之東張惠阿達茂立山上望北兵二三十萬約厚二十里阿達茂與張惠謀曰此地不戰欲何為耶乃率騎兵萬餘乘上而下擁之北兵却須臾雪大作白霧蔽空人不相

覲時雪已三日戰地多麻田往往耕四五過人馬所踐  
泥淖沒脰軍士被甲胄僵立雪中槍槊結凍如椽軍士  
有不食至三日者北兵與河北軍合四外圍之熾薪燔  
牛羊肉更遞休息乘金困憊乃開鉤州路縱之走而以  
生軍夾擊之金軍遂潰聲如崩山忽天氣開霽日光皎  
然金軍無一人得逃者武仙率三十騎入竹林中楊樊  
張三軍爭路北兵圍之數重及高英殘兵共戰于柿林  
村南沃行澤英皆死惟張惠步持大槍奮戰而歿布哈



走京師未至追及擒之七月械至官山召問降否往復數百言但曰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見殺贊曰金自南渡用兵克捷之功史不絕書然而地不加闊殺傷相當君子疑之異時代宋唐州之役喪師七百主將額琳匿之而以棹聞御史納蘭糾之宣宗與御史而不罪額琳是君臣相率而為虛聲也禹山之捷兩省為欺遂致誤國豈非宣宗前事有以啓之耶至于三峰山之敗不可收拾上下聒胎而金事已去十九天朝取

道襄漢懸軍深入機權若神入獲天助用能犯兵家之  
所忌以建萬世之偉功哈達雖良將何足以當之布哈  
無謀獨以一死無媿猶足取焉爾

金史卷一百十二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助教臣李巖  
膳錄監生臣謝雲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助教臣李巖  
膳錄監生臣謝雲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金史卷一百十三至  
五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三百五十五

金史卷一百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五十一

完顏薩布

博索

一名承裔

持嘉喀齊哈

完顏薩布始祖第博和哩之後也狀貌魁偉沉厚有大  
畧初補親衛軍章宗時選充護衛明昌元年八月由宿  
直將軍為寧化州刺史未幾遷武衛軍副都指揮使泰

和二年轉呼爾哈路節度使四年陞武衛軍都指揮使  
尋為殿前左副都點檢及平章布薩撥伐宋為右翼都  
統六年六月宋將皇甫斌遣率步騎數萬由確山堡信  
分路侵蔡聞郭倬李爽之敗阻溱水不敢進於是撥遣  
薩布及副統尚廐局使布希萬努深州刺史完顏達希  
布等以騎七千往擊之會溱水漲宋兵扼橋以拒薩布  
等謀潛師夜出達希布以騎涉水出其右萬努等出其  
左薩布度其軍畢渡乃率副統阿魯岱以精兵直趨橋

宗兵不能遏比明大潰萬努以兵斷真陽路諸軍追擊

至陳澤斬首二萬級獲戰馬雜畜千餘兵還進爵一級

賜金帛甚厚貞祐初拜同簽樞密院事三年遷知臨洮

府事兼陝西路副統軍上召見諭曰卿尚在西京盡心

為國及治華州亦嘗宣力今始及三品特升授汝此職

以陝西安撫副使烏庫哩揚珠不遵安撫使達希布節

制多致敗事今已責罰揚珠命卿副之宜益務盡心

其或不然復當別議行之八月知鳳翔府事兼本路兵



馬都總管俄為元帥右都監四年四月調兵拔宋木陡  
五月夏人于來羌城界河修折橋以兵守護薩布遣  
兵焚之八月夏人寇結耶甯川遣兵擊走之尋又破其  
衆于車兒堡興定元年二月轉簽樞密院事時上以宋  
歲幣不至且復侵盜詔薩布討之四月與宋人戰于信  
陽斬首八千生擒統制周光獲馬數千牛羊五百又遇  
宋人於隴山七里山等處前後六戰斬獲甚衆尋遣兵  
渡淮畧中渡店拔光山羅山定城等縣破光州兩關斬

首萬餘獲馬牛及布分給將士詔賜玉兔鶻一內府重

幣十端七月上章言京天下之根本其池城宜極高

深令外城雖堅然周六十餘里倉猝有警難於拒守竊

見城中有子城故基宜於農隙築而新之為國家久長

之利及凡河南陝西州府皆乞量修從之二年正月破汴

人於鐵山及上石店唐縣四月進兼西南等路招討

使西安軍節度使陝州管內觀察使奉詔攻棗陽汴出

兵三萬拒戰稍誘擊之汴兵敗走城薄諸濠殺及溺死

者三千餘人遂進兵圍之宋騎兵千步卒萬來援逆戰復大敗之七月遷行山東西路兵馬都總管兼武寧軍節度使三年二月奪宋白石關殺其守者千餘人獲鎧仗千計三月破宋兵於七口倉又奪宋小鵲倉獲糧九千石兵仗三十餘萬是月復敗宋兵三千于石鵲崖四年三月奉詔出兵河北招降晉安權府事皇甫珪正平縣令席永堅率五千餘人來歸得糧萬石時河北所在義軍官民堅守堡寨力戰破敵者衆薩布上章言此類

忠亦可嘉若不旌酬無以激人心乞朝廷量加官賞萬  
一敵兵復來將爭先効用矣上覽奏召樞密官曰朕與  
卿等亦嘗有此議以不見彼中事勢故一聽帥臣規畫  
今觀此奏甚稱朕意其令有司遷賞之是年四月遷樞  
密副使五年五月奉詔引兵救河東戰屢捷復晉安平  
陽二城監察御史言其不能檢束士衆縱之虜畧請正  
其罪上有以功詔勿問元光二年五月復河中六月詔  
諭宰臣曰樞密副使薩布本皇族先世偶然脫遺朕重

其舊人且久勞王家已命睦親府附于屬籍矣卿等宜知之正大元年五月拜平章政事未幾轉尚書右丞相雅與參知政事李蹊相得及蹊以公罪出戶京洛薩布數薦蹊比唐魏徵以故蹊得復相三年宣宗廟成將禘祭議配享功臣論者紛紜薩布為大禮使因言丞相福興死王事齊錦謹守河南以迎大駕功宜配享議遂定四年吏部郎中楊居仁上封事言宰相宜擇人上語大臣曰相府非其人御史諫官當言彼曹吏何與於此尚

書左丞延北舒嚕素嫉居仁亦以為僭薩布徐進曰天下有道庶人猶得獻言況在郎官陛下有寬弘之德故不應言者猶言使其言可用則行之不可用不必示臣下也上是之居仁字行之大興人泰和二年進士天興末時北渡舉家投黃河死五年行尚書省於京兆謂都事商衡曰古來宰相必用文人以其知為相之道薩布何所知使居此位吾恐他日史官書之某時以某為相而國乃亡卽促衡草表乞致仕平章政事侯摯朴直無

蘊藉朝廷鄙之天興元年兵事急自致仕起為大司農  
未幾復致仕徐州行尚書省無敢行者復拜摯平章政  
事都堂會議摯以國勢不支因論數事曰只是更無擘  
劃博索怒曰平章出此言國家何望耶意在置之不測  
薩布顧謂博索曰侯相言甚當博索遂含憤而罷時大  
元兵薄汴博索策後日講和或出質必首相當行力請  
薩布領省事拜為左丞相尋復致仕是年冬哀宗遷歸  
德起復為右丞相樞密使兼左副元帥封壽國公扈從

以行河北兵潰從至歸德又請致仕二年七月復詔行  
尚書省事於徐州既至以州乏糧遣郎中王萬慶會徐  
宿靈璧兵取源州令元帥郭恩統之九月恩至源州城  
下敗績而還再命卓翼攻豐縣破之初郭恩以敗為耻  
託疾不行乃密與河北諸叛將郭頁嚙輩謀歸國用安  
執元帥商瑀父子元帥左都監赫舍哩算卓併殺之又  
逐都尉額哲埒訥尼瑪哈和勒端富察世謀元帥右都  
監李居仁員外郎常忠自是防城與守門者皆河北義



軍出入自恣薩布先病疽久不視事重為賊黨所制束手聽命而已初源徐交攻郭頁嚕者每辭疾不行薩布遂授頁嚕徐州節度副使兼防城都總領實羈之也頁嚕既見徐州空虛乃約源州叛將麻琮內外相應十月甲申詰旦襲破徐州時蔡已被圍徐州將士以朝命阻絕且逼大兵議出降薩布弗從恐被執至是投河求死流三十餘步不沒軍士援出之又五日自縊于州第麻琮乃遣人以州降大元子安春正大中充護衛坐與宗室

女姦杖一百收係居許州大兵至許安春開南門以降  
從攻京師曹王出質朝臣及近衛有從出者安春極口  
大罵以至指斥是冬復自北中逃迴詔令押入省問事  
情安春隨近侍登階作揮涕之狀詔問丞相云安春自  
北中來丞相好與問彼中息耗薩布附奏曰老臣不幸  
生此賊事至今日恨不手刃之忍與對面語乎十二月  
車駕東狩留後二相下開封擒捕斬之獄中

贊曰薩布臨陣對壘既有將畧洎秉均衡觀其救解楊

居仁候摯等言殊有相度安春之事尤有古人之風焉  
晚以老病受制叛臣致修匹夫匹婦之節此猶大厦將  
傾非一木之所能支也悲夫

內族博索一名承裔末帝承麟之兄也系出世祖諸孫  
幼為奉御貞祐間累官知臨洮府事兼本路兵馬都總  
管興定元年為元帥左都監行帥府事於鳳翔是年詔  
陝西行省伐宋博索出鞏州鹽井遇宋兵于皂郊堡敗  
之又遇宋兵于天水軍掩擊宋兵大潰二年四月復敗

宋兵至鷄公山遂拔西和州毀其諸隘營屯遣哈濟都  
統完顏薩尼雅布率軍趨成州宋帥羅參政統制李大  
亨焚廬舍棄城遁留千餘人城守督兵赴之遂克焉獲  
糧七萬斛錢數千萬河池縣守將楊九鼎亦焚縣舍走  
保清野原統制高千據墨谷關甚固遣兵襲之千遁去  
獲糧二萬斛器械稱是因夷其險而還三年破虎頭關  
敗宋兵于七盤子鷄頭關褒城縣官民自焚城宇遁因  
取其城興元府提刑兼知府事趙希昔聞兵將至率官

民遁於是博索遂取興元以駐兵馬命提控張修華馳視洋州官民亦遁又取其城尋聞漢江之南三十里宋兵二千據山而陣遣提控唐古伊實布擊走之行省以提聞宣宗大悅進博索官一階時朝議以蘭州當西夏之衝久為敵據將遣博索復之博索奏曰臣近入宋境畧河池下鳳州破興元抵洋而還經涉險阻數千之里士馬疲弊未得少休而欲重為是舉甚非計也不若息兵養士以備從之未幾權參知政事行省事于平涼四

年上言宋境山州宕昌東上撓一帶蕃族昔嘗歸附分處德慎鎮戎之間其後有司不能存撫相繼亡去近聞復有歸心然不招之亦無由自至誠得其衆可以助兵寧謐一方臣以同知通遠軍節度使事烏庫哩長壽及通遠軍節度副使溫騰永昌皆本蕃屬且久鎮邊鄙深得彼心已命遣人招之其所遣及諸來歸者皆當甄獎請預定賞格以待之上是其言是年夏兵三萬由高峯嶺寇入定西州環城為柵博索遣刺史愛紳愛實拉與

行軍提控烏庫哩長壽溫騰永昌出戰大敗之斬首千  
餘獲馬仗甚衆五年五月博索言近詔臣遣官諭諸蕃  
族以討西夏臣即令洮路總管鈕祐祿古爾錦計約覺  
嘉巴哩族首領以諭餘族又別遣權左右司都事趙  
梅委差官遙授合河縣尉劉貞同往撫諭未幾梅貞報  
溪哥城等處諸族與先降族共願助兵七萬八千餘人  
本國蕃族願助兵九千若更以官軍繼為聲援勝夏必  
矣臣已令古爾錦將鞏州兵三萬宜更擇勇畧之臣副

之梅貞等既悉事勢當假以軍前之職蕃僧納琳沁博亦招誘有功乞遷官授職以獎勵之上皆從其請元光元年二月行省上言近與延安元帥完顏哈達納哈塔邁珠議河北郡縣俱已殘毀陝西河南亦經抄掠比者西北二敵併攻廊延城邑隨陷惟延安孤墉僅得保全若今秋復至必長驅深入雖京兆鳳翔慶陽平涼已各益軍而率皆步卒且相去闊遠卒難應援儻關中諸鎮不支則河南亦不安矣今二敵遠去西北少休宜乘此



隙徑取蜀漢實國家基業萬全之計詔樞密議之先是夏兵數十萬分寇龕谷廊延大通諸城上召博索等授以方畧命發兵襲其浮橋遂趨西涼別遣將取大通城出溪哥路畧夏地博索徐出鎮戎哈達出環州以報二道之後博索馳至臨洮遣總管鈕祜祿古爾錦積石州刺使圖克坦雅爾烏各攝帥職卒兵西入遇夏兵千餘於踏南寺擊走之夏人據大通城因圍之分兵奪其橋與守兵七千人戰大敗之幾殺其半入河死者無數餘

兵焚橋西遁乃還軍攻大通克之斬首三千因招來諸  
寺族被脅僧俗人皆按堵如故以河梁既焚塞外地寒  
少草師遂還十二月行省言近有人自北來者稱國王  
穆呼哩悉兵汭渭而西謀攻鳳翔鳳翔既下乃圖京兆  
京兆卒不可得留兵守之至春蹂踐二麥以困我未幾  
大兵固圍鳳翔帥府遣人告急臣以為二鎮唇齒也鳳  
翔蹉跌則京兆必危而陝右大震矣然平川廣野寔騎  
兵馳騁之地未可與之爭鋒已遣提控羅桓將兵二千

循南山而進伺隙攻其柵壘以紆城圍更乞發河南步  
騎以備潼關詔付尚書省樞密院議之二年冬哀宗即  
位邊事益急正大五年八月召博索還朝拜尚書右丞  
未幾拜平章政事博索居西垂幾十年當宋夏之交雖  
頗立微效皆出諸將之力人本恒怯無能徒以儀體為  
事性復貪鄙及入為相專愎尤甚嘗惡堂食不適口每  
以家膳自隨國家顛覆初不恤也九年正月諸軍敗績  
於三峯山大兵與白坡兵合長驅趨汴令史楊居仁請

乘其遠至擊之博索不從且陰怒之遂遣完顏莽伊蘓  
邵公茂等部民萬人開短堤決河水以固京城功未畢  
騎兵奄至莽伊蘓等皆被害丁壯無二三百人得反者  
壬辰棄衛州運守具入京初大兵破衛州宣宗南遷移  
州治於宜村渡築新城於河北岸去河不數步惟北面  
受敵而以石包之歲屯重兵於此大兵屢至不能近至  
是棄之隨為大兵所據甲午修京城樓櫓初宣宗以京  
城闊遠難守詔高琪築裏城公私力盡僅乃得成至是

議所守朝臣有言裏城決不可守外城決不可棄大兵  
先得外城糧盡救絕走一人不出裏城或不測可用於  
是決計守外城時在城諸軍不滿四萬京城周百二十  
里人守一乳口尚不能徧故議避遷之民充軍又召在  
京軍官於上清宫平日防城得功者如內族按春塔  
呼喇劉伯綱等皆隨召而出截長補短假借而用得百  
餘人又集京東西沿河舊屯兩都尉及衛州已起義軍  
通建威得四萬人益以丁壯六萬分置四城每面別選

一千名飛虎軍以專救應然亦不能軍矣三月京城被  
攻大臣分守四面博索主西南受攻最急樓櫓垂就輒  
摧傳令取竹為護簾所司馳入城大索竟無所得博索  
怒欲斬之員外郎張袞附所司耳語曰金多則濟矣胡  
不即平章府求之所司懷金三百兩徑往賂其家僮果  
得之已而兵退朝廷議罷博索博索不自安乃謂令史  
元好問曰我妨賢路久矣得退是幸為我撰乞致仕表  
頃之上已遣使持詔至其第令致仕既廢軍士恨其不

戰誤國揚言欲殺之博索懼一夕數遷上以親軍二百陰為之衛軍士無以泄憤遂相率毀其別墅而去其黨元帥完顏薩尼雅布領本部軍戍汴聞之徑詣其所斬經其垣下者一人以鎮之是時蘓布特等兵散屯河南汴城糧且盡累召援兵復無至者冬十月乃復起博索為平章政事權樞密使兼右副元帥於是羣臣為上畫出京計以薩布為右丞相樞密使兼左副元帥內族思楚右副元帥兼樞密副使權參知政事李蹊兵部尚書權

尚書左丞圖克坦伯嘉元帥左監軍行統帥府事東面  
元帥高顯副以果毅都尉鈕祜祿耀珠兵五千南面元  
帥完顏珠爾副以建威都尉完顏額埒春兵五千西面  
元帥劉益上黨公張開副以安平都尉紀綱軍五千北  
面元帥內族羅索副以振威都尉張閏軍五千中翼都  
尉賀得希軍四千隸總帥伯嘉都尉內族玖珠副都尉  
王簡總領王福允神臂軍三千五百左翼元帥內族小  
羅索親衛軍一千右翼元帥完顏按春親衛軍一千總



領完顏長樂副元帥溫騰察遜馬軍三百郡王王義深  
馬軍一百五十郡王范成進總領獲元孫圭軍三千隸  
總帥伯嘉飛騎都尉兼和爾和總領珠格扎勒罕總領  
瓜爾佳都伯扎軍田重嘉努等百人及諸臣發京師十  
二月甲辰車駕至黃陵岡博索先降大兵兩寨得河朔  
降將上赦之授以印及金虎符羣臣議以河朔諸將前  
導鼓行入開州取大明東平豪傑當有響應者破竹之  
勢成矣溫騰察遜曰太后中宮皆在南京北行萬一不

如意聖主孤身欲何所為若往歸德更五六月不能還  
京不如先取衛州還京為便博索奏曰聖體不便鞍馬  
且不可令大兵知上所在今可駐歸德臣等率降將往  
東平俟諸軍到可一鼓而下因而經畧河朔且空河南  
之軍上以為然時上已遣官努將三百騎探漚麻岡未  
還上將御船賜博索劒得便宜從事決東平之策官努  
遂奏衛州有糧可取上召博索問之博索曰京師且不  
能守就得衛州欲何為耶以臣觀之東平之策為便上

主官努之議明年正月朔次黃陵岡是日歸德守臣以糧糗三百餘船來餉遂取其舟以歸南岸未濟者萬人  
大元將和爾古納率四千騎來追賀得希揮一黃旗督戰身中十六七箭軍殊死鬪得卒十餘人大兵少却上遣送酒百壺勞之須臾北風大作舟皆吹著南岸諸兵復擊之溺死者近千人元帥珠爾都尉赫舍哩額琳等死之建威都尉完顏額埒春出降于大元上于北岸望之震懼率從官為珠爾登設祭哭之皆贈官錄用其子姪

斬額瑋春二弟以徇遂命博索攻衛州上駐兵河上留  
親衛軍三千護從都尉高顯步軍一萬元帥官努忠孝  
軍一千郡王范成進王義深上黨公張開元帥劉益等  
軍都總師伯嘉總之各齎十日糧聽承裔節制發蒲城  
上時已遣薩布將北馬軍北向矣博索以三十騎追及謂  
薩布曰有旨令我將馬軍薩布謂上曰北行議已決不  
可中變上曰丞相當與平章和同完顏仲德持御馬銜  
苦諫曰存亡在此一舉衛州決不可攻上麾之曰參政

不知博索遂攻衛州兵至城下御旗黃繖招之不下其  
夜北騎三千奄至官努哈薩喇烏達布安春併力拒戰  
北兵却六十里然自發蒲城遷延八日始至衛而猝無  
攻具縛槍為雲梯州人知不能攻守益嚴凡攻三日不  
克及聞河南大兵濟自張家渡至衛西南遂班師大兵  
踵其後戰於白公廟敗績博索等棄軍遁劉益張開皆  
為民家所殺車駕還次蒲城東三十里博索使人密奏  
劉益一軍叛去點檢穆延烏登總領溫騰察遜時侍行

請上登舟帳中上曰正當決戰何處退乎少頃博索至  
倉皇言於上曰今軍已潰大兵近在堤外請聖主幸歸  
德上遂登舟侍衛皆不知巡警如故時夜已四更矣遂  
狼狽入歸德博索收潰兵大橋得二萬餘人懼不敢入  
上聞遣近侍局提點伊喇寧古赫舍哩阿里哩護衛二  
人以舟往迎之既至不聽入見并其子下獄諸都尉司  
軍以博索不戰而退發憤出怨言上乃暴其罪曰惟汝  
將士明聽朕言我初提大軍次黃陵岡得捷博索即奏

宜渡河取衛州可得糧十萬石乘勝恢復河北我從其計令率諸軍攻衛去蒲城二百餘里博索遷延八日方至又不預脩攻具以致敗衄博索棄軍竄還蒲城便言諸軍已潰北兵勢大不可當信從登州幾死于水若當時知諸軍未嘗潰只河北戰死亦可垂名於後今博索已下獄不復錄用籍其家產以賜汝衆其盡力國家無效此人因博索七日而餓死發其弟承麟子果勒徐州安置當時議者衛州之舉本自官帑歸之博索則亦過

矣初瀕河居民聞官軍北渡築垣塞戶潛伏洞穴及見  
官努一軍號令明肅撫勞周悉所過無絲髮之犯老幼  
婦子坦然相視無復畏避俄博索輩縱軍四出剽掠俘  
虜挑掘焚炙靡所不至哭聲相接屍骸盈野都尉高錄  
謙苗用秀輩仍掠人食之而博索誅斬在口所過官吏  
殘虐不勝一飯之費有數十金不能給者公私皇皇日  
皆後大兵至矣博索目不知書姦詰有餘簿書政事聞  
之即解善談議多知接人則煦煦然好貨殖能捭闔中



人主心遂浸漬以取將相既富貴起第於汴之西城規模擬宮掖婢妾百數皆衣金縷奴隸月廩與列將等猶以為未足也上嘗遣中使責之曰卿汲汲於此將無北歸意耶博索終不悛以及於禍

贊曰博索本非將才惟怯誤國徒能阿合以取富貴性復貪鄙當此危亡方謀封殖以自逸此猶大厦將焚而燕雀不悟者歟

持嘉喀齊喀性剛愎自用朝廷以其有才幹任之宣宗

時累遷蘭州刺史提控軍馬貞祐四年十一月夏人四萬餘騎圍定西輦攻具將取其城喀齊喀及楊沃哩等率兵鏖戰走之斬首二千級俘數十人獲馬八百餘匹器械稱是餘悉遁去興定元年正月以屢敗夏人遙授同知臨洮府事兼前職是冬陝西行省奉詔伐宋喀齊喀權行元帥府駐來遠塞以張聲勢既而獲捷二年四月宋兵數千侵臨洮喀齊喀擊之斬獲甚衆三年四月遷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于鞏州四年四月夏人犯

邊喀齊喀將兵次鹿兒原遇夏兵千人遣提控烏庫哩  
錫馨率偏師敗之都統王定亦破其衆于新泉城九月  
夏人攻鞏州喀齊喀遣兵擊走之日十餘戰夏人退據  
南岡遣精兵三萬傳城又擊走之生擒夏將喇卜丹置  
卜裕勒等訊知夏大將尼賜鼎烏明二人謀以為鞏帥  
府所在鞏既下則臨洮積石河洮諸城不攻自破故先  
及鞏且構宗統制程信等將兵四萬來攻喀齊喀聞之  
飭兵嚴備俄而兵果至督兵搏戰却之殺數千人攻益

急將士殊死戰殺傷者以萬計夏人焚其攻具拔柵而還喀齊喀已先伏甲兵要地邀之復率衆躡其後斬首甚衆十月以功遙授平西軍節度使元光元年大將蒙古布哈攻鳳翔朝廷以主將完顏仲孤軍不足守禦又命哈齊哈將兵援之二年二月穆呼哩國王薩勒奇布哈等及夏人步騎數十萬圍鳳翔東自扶風岐山西連汧隴數百里間皆其營柵攻城甚急喀齊喀盡力僅即禦之時同知臨洮府事延扎哈瑪爾戰尤力喀齊喀以便宜

升為通遠軍節度使上嘉其功許之是歲升簽樞密院  
事袁宗即位拜參知政事權樞密副使正大八年十一  
月鄧州馳報大元兵破饒風關由金州東下報至時日  
已暮省院官入奏上曰事至於此奈何上即位至是八  
年從在東宮日立十三都尉每尉不下萬人疆壯趨捷  
極為精練步卒負擔器甲糧糗重至六七斗一日夜行  
二百里忠孝軍萬八千人皆回紇河西及中州人被掠  
而逃歸者人有從馬以騎射選之乃得補親衛騎兵武

衛護衛選外諸軍又二十餘萬故頻年有太昌原倒回  
谷之捷士氣既振遂有一戰之資至是院官同奏北軍  
冒萬里之險歷二年之久方入武休其勞苦已極為吾  
計者以兵屯睢鄭昌武歸德及京畿諸縣以大將守洛  
陽潼關懷孟等處嚴兵備之京師積糧數百萬斛令河  
南州郡堅壁清野百姓不能入城者聚堡山砦彼深入  
之師欲攻不能欲戰不得師老食盡不擊自歸矣上太  
息曰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以養軍士

且諸軍無慮二十餘萬今敵至不能力戰徒以自保京城雖存何以為國天下其謂我何又曰存亡有天命惟不負民可也乃召哈達布哈等屯軍襄鄧九年正月兩省軍潰於三峰山兵北進薄京師三月庚子議曹王出質大兵北行留蘓布特攻城攻具已辦既有納質之請即又云我受命攻城但曹王出則退不然不罷也壬寅曹王入辭宴於宮中癸卯北兵立攻具於壕列木棚以薪草填壕頃刻平十餘步主兵者以議和之故不敢與

戰但於城上坐視而已城中喧闐上聞之從六七騎出  
端門至舟橋時新雨淖車駕忽出人驚愕失措但跪于  
道傍亦有望而拜者上自麾之曰恐泥污汝衣勿拜舍  
皇中市肆米豆狼藉於地上勅衛士令各歸其家老幼  
遮擁至有誤觸御衣者少頃宰相從官皆至進筵不受  
曰軍士暴路我何用此為所過慰勞軍士皆踴躍稱萬  
歲臣等戰死無所恨至有感泣者西南軍士五六十輩  
聚而若有言者上就問之跪曰大兵芻土填壕功已過



半平章傳令勿放一鏃恐壞和事想豈有計耶上顧謂  
其中長者云朕為生靈稱臣進奉無不從順止有一子  
養來成長今往作質子矣汝等畧忍待曹王出大兵不  
退汝等死戰未晚復有拜泣者曰事急矣聖主母望和  
事乃傳旨城上放箭西水門千戶劉壽控御馬仰視曰  
聖主無信賊臣賊臣盡大兵退矣衛士欲擊之上止之  
曰醉矣勿問是日曹王出詣軍前大兵併力進攻甲辰  
上復出撫東門將士太學生楊奐等前白事上問何所

欲言曰臣等皆太學生令執砲夫之役恐非國家百年  
以來待士之意勅記姓名即免其役過南薰門值被創  
者親傳以藥手酌卮酒以賜且出內府金帛以待有功  
者是日大兵驅漢俘及婦女老幼負薪草填壕塹城上  
箭鏃四下如雨頃刻壕為之平龍德宮造砲石取汴太  
湖靈壁假山為之小大各有斤重其圓如燈毬之狀有  
不如度者杖其工人大兵用砲則不然破大礮或礮礮  
為二三皆用之擗竹砲有至十三稍者餘砲稱是每城

一角置砲百餘杖更遞上下晝夜不息不數日石幾與裏城平而城上樓櫓皆故宮及芳華玉谿所拆大木為之合抱之木隨擊而碎以馬糞抹粘布其上網索旃旛固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為障遂謂不可近大兵以火砲擊之隨即延熨不可撲救父老所傳周世宗策京城取虎牢土為之堅密如鐵受砲所擊惟凹而已大兵壕外築城圍百五十里城有乳口樓櫓壕深大計闊亦如之約三四十步置一鋪鋪置百許人守之初博

索命寨門外短牆委曲睜隘客二三人得過以防大兵  
奪門及被攻諸將請乘夜斫營軍乃不能猝出比出已  
為北兵所覺後又夜募死士千人穴城由壕徑渡燒其  
砲座城上懸紅紙燈為應約燈起渡壕又為圍者所覺  
又放紙鳶置文書其上至北營則斷之以誘被俘者識  
者謂前日紙燈今日紙鳶宰相以此退敵難矣右丞舒  
命作江水曲使城上之人靜夜唱之蓋河朔先有此曲  
以寄謳吟之思其謬計如此喀齊喀先以守鳳翔自誇

及令守西北隅其地受攻最急喀齊喀當之語言失措  
面無人色軍士時以車駕數出慰勞人自激昂爭為效  
命耳其攻城之具有火炮名震天雷者鐵罐盛藥以火  
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焚圍半畝之上  
火點著甲鐵皆透大兵又為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為  
龕間可容人則城上不可奈何矣人有獻策者以鐵繩  
懸震天雷者城順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迸  
無迹又飛大槍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亦不

敢近惟畏此二物云四月罷攻至是十六晝夜矣內外  
死者百萬計大兵知不可下乃謾為好語云兩國已  
謀和更相攻耶朝廷亦就應之明日遣戶部侍郎楊  
居仁出宜秋門以炙酒犒師於是營幕稍退外遷遂退  
兵戊午喀齊喀以大兵退議入賀諸相皆不欲獨喀齊  
喀以守城為已功持論甚力呼令史元好問曰罷攻已  
三日而不入賀何也速召翰苑官作表好問白於諸相  
參政內族色埒曰城下之盟諸侯為恥況以罷政為可

賀歟喀齊喀怒曰社稷不亡帝后免難汝等不以為喜耶明日近侍局直長張天任至省好問私以賀議告之天任曰人不知耻乃若是耶因謂諸相曰京城受兵上深以為辱聞百官欲入賀議有此否會學士趙秉文不肯撰表議遂寢是月尚書省兼樞密院事喀齊喀罷樞密失兵柄意殊不樂欲銷院印諸相謂院事仍在印有時不宜毀喀齊喀怒欲答其牒有投匿名書於御路云副樞喀齊喀總帥薩哈參政恩楚皆國賊朝廷不殺

衆軍亦須殺之為國除害衛士以聞薩哈飲藥死恩楚  
稱疾不至惟喀齊喀坦然若無事者上亦無所問由是  
軍國之事盡決於喀齊喀矣初大兵圍汴司諫陳奇屢  
疏言得失切中時病喀齊喀大怒召入省呼其名責之  
曰子為陳山可耶果如子言能退大敵我當世世與若  
為勞聞者無不竊笑蓋不識奇字分為兩耳天興元年七  
月權參知政事色堦恒山公武仙合軍自汝州入援詔  
喀齊喀為樞密使統京城軍萬五千應之且命薩布為



之助八月己酉朔駐於近郊侯益兵乃進屯中牟古城  
凡三日聞色埒軍潰即夜棄輜重馳還黎明至鄭門聚  
軍乃入言者謂喀齊喀始則抗命不出中則逗逼不進  
終則棄軍先遁委棄軍資不可勝計不斬之無以謝天  
下上貸其死免為庶人既而籍其家以賜軍士既廢居  
汴中嘗鞅鞅不樂會大將蘇布特遣人招之喀齊喀治  
裝欲行崔立數至省酌酒餞送且以白金二百兩為贐  
明日復詣省別立方對語適一人自歸德持文書至發

視之乃行省傳哀宗語諭喀齊喀者其言曰卿朕老臣  
中間雖廢黜未嘗忘卿今崔立已變卿處舊人尚多若  
能反正與卿世襲公相立怒叱左右繫之獄是日斬之  
論曰喀齊喀初攻西夏屢著勞效要亦諸將延扎哈瑪  
爾等功也既當大任遂自矜伐汴城之後舉措煩擾質  
出兵退即圖稱賀此豈有體國之誠心者乎中年之潰  
衆怒所歸幸追一死猶懷異圖卒殞猜疑天蓋假手於  
崔立也

金史卷一百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三百五十六

金史卷一百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五十二

白華

錫默愛實

哈昭附

舒穆魯世勣

白華字文舉澳州人貞祐三年進士初為應奉翰林文  
字正大元年累遷為樞密院經歷官二年四月武仙以  
真定來歸朝廷方經理河北宋將彭義斌乘之遂由山

東取邢洺磁等州華上奏曰北兵有事河西故我得少寬今彭義斌招降河朔郡縣駸駸及於真定宜及此大舉以除後患時院官不欲行即遣華相視彰德實擠之也事竟不行三年五月宋人掠壽州永州桃園軍失利死者四百餘人時夏全自楚州來奔十一月庚申集百官議和宋上問全所以來華奏全初在盱眙從宋帥劉卓往楚州州人訛言劉大帥來欲屠城中北人耳衆軍怒殺卓以城來歸全終不自安跳走盱眙盱眙不納城

下索妻孥又不從計無所出乃狼狽而北止求自免無  
他慮也華因是為上所知全至後盱眙楚州王義深張  
惠范成進相繼以城降詔改楚州為平淮府以全為金  
源郡王平淮府都總管惠臨淄郡王義深東平郡王成  
進膠西郡王和宋議寢四年李全據楚州衆皆謂盱眙  
不可守上不從乃以淮南王招全全曰王義深范成進  
皆我部曲而受王封何以處我竟不至是歲慶善努敗  
績於龜山五年秋增築歸德城擬工數百萬宰相秦遣

華往相役華見行院幹色辛語以民勞朝廷愛養之意減工三之一幹色李辛賜姓也六年以華權樞密院判官上召忠孝軍總領富察鼎珠經歷王仲澤戶部郎中刁壁及華諭之曰李全據有楚州睥睨山東久必為患今北事稍緩合乘此隙令鼎珠權監軍率所統軍一千別遣都尉司步軍萬人以壁仲澤為叅謀同往沂海界招之不從則以軍馬從事御等以為何如華對曰臣以為李全借大兵之勢要宋人供給餽餉特一猾寇耳老

狐穴塚待夜而出何足介懷我所慮者北方之強耳今  
北方有事未暇南圖一旦事定必來攻矣與我爭天下  
者此也全何預焉若北方事定全將聽命不暇設不自  
量更有非望天下之人寧不知道順其肯去順而從逆  
乎為今計者姑養士馬以備北方使全果有不軌之謀  
亦當發於北朝息兵之日當此則我易與矣上沉思良  
久曰卿等且退容我更思明日遣鼎珠還屯尉氏時陝  
西兵大勢已去留托和倫駐慶陽以援河朔且有攻河



中之耗而衛州帥府與恒山公府並立慮一旦有警節制不一欲合二府為一又恐其不和命華往經畫之初華在院屢承面諭云汝為院官不以軍馬責汝汝辭辯特以喀齊喀布喀皆武夫一語不相入便為齟齬害事非細以汝調停之或有乖忤罪及汝矣院中事當一一奏我汝之職也今衛州之委亦前日調停之意國制凡樞密院上下所倚任者名奏事官其目有三一曰承受聖旨二曰奏事三曰省院議事皆以一人主之承受聖

旨者凡院官奏事或上處分獨召奏事官付之多至一二百言或直傳上旨辭多者即與近侍官官批寫奏事者謂事有區處當取奏裁者殿奏其奏每謙辭費必欲言簡而意明退而奉行即立文字謂之檢目省院官殿上議事則默記之議定歸院亦立檢目呈覆有疑則復稟無則付掾史施行其赴省議者議既定留奏事官與省左右司官同立奏草園覆諸相無異同則右司奏上此三者之外又有難者曰備顧問如軍馬糧草器械軍

帥部曲名數與夫屯駐地里阨塞遠近之類凡省院一切事務顧問之際一不能應輒以不用心被譴其職為甚難故以華處之二月以丞相薩布行尚書省事於關中布哈率完顏陳和尚忠孝軍一千駐邠州且令審觀北勢如是兩月上謂白華曰汝往邠州六日可往復否華自量日可馳三百應之曰可上令密諭布哈纔候春首當事慶陽華如期而還上一日顧謂華言我見汝從來凡語及征進必有難色今此一舉特銳於平時何也

華曰向日用兵以南征及討李全之事梗之不能專意  
北方故以北向為難今日異於平時況事至於此不得  
不一舉大軍入界已三百餘里若縱之令下秦州則何  
以救終當一戰摧之與其戰於近裏之平川不若戰於  
近邊之險隘上亦以為然七年正月慶陽圍解大軍還  
白華上奏凡今之計兵食為急除密院已定忠孝軍及  
馬軍都尉司步軍足為一戰之資此外應河南府州亦  
須簽揀防城軍秋聚春放依古務農講武之義各令防

本州府城以今見在九十七萬無致他日為資敵之用  
五月華真授樞密判官上遣近侍局副使齊錦傳旨云  
朕用汝為院官非責汝將兵對壘第欲汝立軍中綱紀  
發遣文移和睦將帥究察非違至於軍伍之閱習器仗  
之修整皆汝所職其悉力國家以稱朕意八年大軍自  
去歲入陝西翔翔京北同華之間破南山砦柵六十餘  
所已而攻鳳翔金軍自闕鄉屯至澠池兩行省晏然不  
動宰相臺諫皆以樞院瞻望逗遛為言京北士庶橫議

蜂起以至諸相力奏上前上曰哈達布哈必相度機會  
可進而進耳若督之使戰終出免強恐無益而反害也  
因遣華與右司郎中瓜爾佳巴喇瑪道宰相百官所言  
并問以目今二月過半有急歸之形諸軍何故不動且  
詔華等往復六日華等既到同諭兩行省以上意哈達  
言不見機會見則動耳布哈曰彼軍絕無糧餉使欲戰  
不得欲留不能將自敝矣哈達對布哈及諸帥則言不  
可動見士大夫則言可動人謂哈達近嘗得罪又謂布

哈方得君不敢與抗而亦言不可動華等觀二相見北  
兵勢大皆有懼心遂私問樊澤鼎珠陳和尚以為何如  
三人者皆曰他人言北兵疲困故可攻此言非也大兵  
所在豈可輕料是真不敢動華等還以二相及諸將意  
奏之上曰我故知其怯不敢動矣即復遣華傳旨諭二  
相云鳳翔圍久恐守者力不能支行省當領軍出關宿  
華陰界次日及華陰次日及華州畧與渭北軍交手計  
大兵聞之必當奔赴且以少紓鳳翔之急我亦得為掣

時計耳二相迴奏領旨華東還及中年已有兩行省納  
奏人追及華取報密院副本讀之言領旨提軍出關二  
十里至華陰界與渭北軍交是晚收軍入關華為之仰  
天浩歎曰事至於此無如之何矣華至京奏章已達知  
所奏為徒然不二三日鳳翔陷兩行省遂棄京兆與約  
赫德起遷居民於河南留慶善努守之夏五月楊妙真  
以夫李全死於宋構浮橋於楚州北就北帥蘇埒呼圖  
哩乞師復讐朝廷覘知之以謂北軍果能渡淮淮與河



南跬步間耳遣哈達布哈駐軍桃源界激河口備之兩  
行省乃約宋帥趙范趙葵為夾攻之計二趙亦遣人報  
聘俱以議和為名以張聲勢二相屢以軍少為言而省  
院難之因上奏云向來附闕屯駐半年適還舊屯喘不  
及息又欲以暑月東行實無可圖之事徒自疲而已況  
兼桃源青口蛟蛇湫濕之地不便牧養目今非征進時  
月決不敢妄動且我之所慮特楚州浮梁耳姑以計圖  
之已遣提控王銳往視可否奏上上遣白華以此傳諭

二相兼領王銳行二相不悅布哈遣水軍虹縣所屯王  
提控者以小船二十四隻令華順河而下必到八里莊  
城門為期且曰此中望八里莊如在雲間天上省院端  
生徒事口吻令樞判親來可以相視可否歸而奏之華  
力辭不獲遂登舟及淮與河合流處纔及八里莊城門  
相直城守者以白鷄大船五十泝流而上占其上流以  
截華歸路華幾不得還昏黑得徑先歸乃悟兩省怒朝  
省不益軍謂皆華輩主之故擠之險地耳是夜二更後

八里莊次將遣人送款云早者主將出城開船截大金  
歸路某等商議主將還即閉門不納渠已奔去楚州乞  
發軍馬接應二相即發兵騎開船赴約明旦入城安慰  
又知楚州大軍已還河朔宋將燒浮橋二相附華納奏  
上大喜初哈達謀取宋淮陰五月渡淮淮陰主者胡路  
鈐往楚州計事於楊妙真比還提正官郭恩送款於金  
胡還不納慟哭而去哈達遂入淮陰詔改歸州以行省  
烏庫哩雅爾噶守之郭恩為元帥右都監既而宋人以

銀絹五萬兩匹來贖盱眙龜山宋使留館中郭恩謀劫而取之或報之於盱眙帥府即以軍至恩不果發明日宋將劉虎湯孝信以船三十艘燒浮梁因遣其將夏友諒來攻盱眙未下泗州總領完顏實格利館中銀絹遂反防禦使圖克坦達喇聞變扼果山亭甬路好謂之曰容我拜辭朝廷然後死遂取朝服望闕拜慟良久投亭下水死實格遂以州歸楊妙真總帥納哈塔邁珠亦以盱眙降宋九月陝西行省防秋時大兵在河中睿宗已

領兵入界慶善勞報糧盡將棄京兆而東一日白華奏  
偵侯得睿宗所領軍馬四萬行營軍一萬布置如此為  
今計者與其就漢禦之諸軍比到可行半月不若徑往  
河中目今汾河屯守一日可渡如此中得利襄漢軍馬  
必當遲疑不進在北為投機在南為掣肘臣以為如此  
便上曰此策汝畫之為得之他人華曰臣愚見如此上  
平日銳於武事聞華言若欣快者然竟不行未幾哈達  
自陝州進奏帖亦為此事上得奏甚喜布哈時在洛陽

驛召之蓋有意於此矣布哈至奏對之間不及此止言  
大兵前鋒特默岱統之將出冷水谷口且當先禦此軍  
上曰朕不問此只欲問河中可擣否布哈不獲已始言  
睿宗所領兵騎雖多計皆冗雜大兵軍少而精無非選  
鋒金軍北渡大兵必遣輜重屯於平陽之北匿其選鋒  
百里之外放我師渡然後斷我歸路與我決戰恐不得  
利上曰朕料汝如此果然更不須再論且還陝州布哈  
曰哈達樞密使所言此間一面革撥恐亦未盡乞召至

同議可否上曰見得哈達亦止此而已往復遲滯轉致誤事華奏哈達必見機會召至同議為便副樞持嘉喀齊喀亦奏布哈白華言為是上乃從之召哈達至上令先與密院議定然後入見既議華執哈達奏帖舉似再三竟無一先發言者移時布哈言且勾當冷水谷一軍何如哈達曰是矣遂入見上問卿等所議若何哈達敷奏其言甚多大槩言河中之事與前日上奏時勢不同所奏亦不敢自主議遂寢二相還陝量以軍馬出冷水谷奉

行政事而已十二月河中府破開興元年京城被攻四月兵退改元天興是月十六日併樞密院歸尚書省以宰相兼院官左右司首領官兼經歷官惟平章博索副樞喀齊喀院判白華權院判完顏呼喇勒罷呼喇勒有口辯上愛辛之朝議罪呼喇勒而書生革妬華得君先嘗以語撼之用是而罷金制樞密院雖主兵而節制在尚書省兵興以來茲制漸改凡在軍事省官不得預院官獨任專見往往敗事言者多以為將相權不當分至



是始併之十二月朔上遣近侍局提點伊喇寧古即白  
華所居問事勢至於此計將安出華附奏入耕稼已廢  
糧斛將盡四外援兵皆不可指擬車駕當出就外兵可  
留皇兄荆王使之監國任其裁處聖主既出遣使告語  
北朝我出非他處收整軍馬止以軍卒擅誅唐慶和議  
從此斷絕京師今付之荆王乞我一二州以老耳如此  
則太皇后族可存正如春秋紀季入齊為附庸之事聖  
主亦得少寬矣於是起華為右司郎中初親巡之計決

諸將皆預其議將退首領官張袞聶天驥奏尚有舊人  
諳練軍務者乃置而不用今所用者皆不見軍中事體  
此為未盡上問未用者何人皆曰院判白華上領之故  
有是命明日召華諭之曰親巡之意已決但所往羣議  
未定有言歸德四面背水可以自保者或言可沿西山  
入鄧或言設欲入鄧大將蘇布特今在汝州不如取陳  
蔡路轉往鄧下卿以為何如華曰歸德城雖堅久而食  
盡坐以待斃決不可往欲往鄧下既汝州有蘇布特斷

不能往以今日事勢博徒所謂孤注者也孤注云者止有背城之戰為今日之計當直赴汝州與之一決有楚則無漢有漢則無楚汝州戰不如半塗戰半塗戰又不如出城戰所以然者何我軍食力猶在馬則豆力猶在若出京益遠軍食日減馬食野草事益難矣若我軍便得戰存亡決此一舉外則可以激三軍之氣內則可以慰都人之心或止為避遷之計人心顧戀家業未必為毅然從行可詳審之遂召諸相及首領官同議哈薩喇烏達

布元帥珠爾高顯王義深俱主歸德之議丞相薩布主  
鄧議竟不能決明日制旨京城食盡今擬親出聚集軍  
士於大慶殿諭以此意諭訖諸帥將佐合辭奏曰聖主  
不可親出止可命將三軍欣然願為國家効死上猶豫  
欲以官努為馬軍帥高顯為步軍帥劉益副之益採輿  
議也而三人者亦欲奉命權叅政內族恩楚大罵云汝  
輩把鋤不知高下國家大事敢易承邪衆默然惟官努  
曰若將相可了何至使我輩事亦中止明日民間閑傳

車駕欲奉皇太后及妃后往歸德軍士家屬留後目今  
食盡坐視城中俱餓死矣縱能至歸德軍馬所費支吾  
復得幾許日上聞之召薩布哈昭恩楚烏克遜布希完  
顏正大議餘人不預移時方出見首領官丞相言前日  
巡守之議已定止為一白華都改却今往汝州就軍馬  
索戰去矣遂擇日祭太廟誓師擬以二十五日啓行是  
月晦車駕至黃陵岡復有北幸之議語在博索傳天興  
二年正月朔上次黃陵岡就歸德餽船北渡諸相共奏

京師及河南諸州聞上幸河北恐生他變可下詔安撫之是時所在父老僧道獻食及牛酒犒軍者相屬上親為拊慰人人為之感泣乃赦河朔招集兵糧赦文條畫十餘款分道傳送二日或云昨所發河南詔書儻落大軍中柰泄事機何上怒委近侍局官傳旨謂首領官張袞白華內族額爾克當發詔時不為後慮皆量決之是時衛州軍兩日至蒲城而大軍徐躡其後十五日宰相諸帥共議上前即中完顏呼喇勒秉筆書某軍前鋒某

軍殿後餘事皆有條畫書畢惟不言所往華私問呼喇  
勒託以不知是晚平章及諸帥還蒲城軍中夜半額爾  
克袞就華帳中呼華云上已登舟君不知耶華問其由  
額爾克云我昨日已知上欲與李左丞完顏郎中先下  
歸德令諸軍竝北岸行至鳳池渡河今夜平章及哈薩  
喇元帥官努等來言大軍在蒲城曾與金軍接戰勢莫  
能支遂擁主上登舟軍資一切委棄止令忠孝軍上船  
馬悉留營中計舟已行數里矣華又問公何不從往云

昨日擬定首領官上令呼喇勒登舟餘悉隨軍用是不  
敢是夜總帥拜扎領諸軍舟往鳳池大軍覺之兵遂潰  
上在歸德三月崔立以汴京降右宣徽提點近侍局伊  
喇寧古謀之鄧上不聽時寧古之兄瑗為鄧州節度使  
兼行樞密院事其子與寧古之子竝從駕為衛士適朝  
廷將召鄧兵入援寧古因與華謀同之鄧且拉其二子  
以往上覺之獨命華行而寧古改之徐州華既至鄧以  
事久不濟淹留於館遂若無意於世者會瑗以鄧入宋



華亦從至襄陽采署為制幹又改均州提督後范用吉殺均之長吏送款于北朝遂因而北歸士大夫以華夙儒貴顯國危不能以義自處為貶云用吉者本姓富珠哩名玖珠初歸入宋謁制置趙范將以計動其心故更姓名范用吉趙怒其觸諱斥之用吉猶應對如故趙良久方悟且利其事與已符遂擢置左右凡所言動畧不加疑遂易其姓曰花使為太尉改鎮均州未幾納款於北後以家人誣以欲叛為同列所害

贊曰白華以儒者習吏事以經生知兵其所論建屢中  
事機然三軍敗衄之餘士氣不作其言果可行乎從瑗  
歸宋聲名掃地而猶得列於金臣之傳者援蜀譙周等  
例云

錫默愛實字正之策論進士也正大間累官翰林直學  
士兼左司郎中天興元年正月聞大兵將至以點檢爪  
爾佳薩哈為總帥率步騎三萬巡河渡命宿直將軍內  
族長樂權近侍局使監其軍行至封丘而還入自梁門

樞密副使喀齊喀遇之笑語薩哈曰吾言信矣當為我  
作主人蓋世俗酬謝之意也明日大兵遂合朝廷不問  
於是愛實上言曰薩哈統兵三萬本欲乘大兵遠至喘  
息未定而擊之出京纔數十里不逢一人騎已畏縮不  
敢進設遇大兵其肯用命乎亡斬二人以肅軍政不報  
蓋喀齊喀輩以京師倚此一軍為命不敢俾之出戰特  
以外議閔然故暫出以應之云衛紹鎬厲二王家屬皆  
以兵防護且設官提控巡警之嚴過於獄犴至是衛紹

宅四十年鎬厲宅二十年正大間朝臣屢有言及者不  
報愛實乃上言曰二族哀微無異匹庶假欲為不善孰  
與同惡男女婚嫁人之大欲豈有幽囚終世永無伉儷  
之望在他人尚且不忍況骨肉乎哀宗感其言始聽自  
便未幾有青城之難愛實憤時相非其人嘗歷數曰平  
章博索固權市恩擊丸外百無一能丞相薩布敦麥不  
分更謂乏材亦不至此人為相參政兼樞密副使特嘉  
喀齊喀囊暴一馬軍之材止矣乃兼將相之權右丞延

扎舒魯居相位已七八年碌碌無補備員而已患難之際倚注此類欲冀中興難矣於是舒魯罷相薩布亡致仕而博索喀齊喀不恤也是年四月京城罷攻大兵退既而以害唐慶和議遂絕於是再簽民兵為守禦備八月括京城粟以轉運使完顏珠赫張俊民伊喇克忠等置局以推舉為名珠赫諭民曰汝等當從實推唱果如一旦糧盡令汝妻子作軍食復能吝否既而罷括粟令復以進獻取之前御史大夫內族哈昭復冀進用建言

京城括粟可得百餘萬石朝廷信之命權參知政事興  
左丞李蹊總其事先令各家自實壯者存石有三斗幼  
者半之仍書其數門首敢有匿者以升斗論罪京城三  
十六坊各選深刻者主之內族完顏玖珠尤酷暴有寡  
婦二口實豆六斗內有蓬子約三升玖珠笑曰吾得之  
矣執而以令於衆婦泣訴曰妾夫死於兵姑老不能為  
養故雜蓬粃以自食耳非敢以為軍儲也且三斗六升  
之餘不從竟死杖下京師聞之股栗盡投其餘於冀涸

或白於李蹊蹊蹊蹊蹊曰白之參政其人即白哈昭哈昭  
曰人云花又不損蜜又得成予謂花不損何由成蜜且  
京師危急今欲存社稷即存百姓即當時皆莫敢言愛  
實遂上奏大槩言罷括粟則改虐政為仁政散怨氣為  
和氣不報時所括不能三萬斛而京城益蕭然矣自是  
之後死者相枕貧富束手待斃而已上聞之命出太倉  
米作粥以食餓者愛實聞之歎曰與其食之寧如勿奪  
為奉御博諾所告又近侍干預朝政愛實上章諫曰吾

近侍權太重將相大臣不敢與之相抗自古僕御之臣  
不過供給指使而已雖名僕臣亦必選擇正人今不論  
賢否惟以世胄或吏員為之夫給使令之材使預社稷  
大計此輩果何所知乎章既上近侍數人泣訴上前曰  
受實以臣等為奴隸置至尊何地耶上益怒送有司近  
侍局副使李大節從容開釋乃赦之出為中京留守後  
不知所終哈昭者一名永錫貞祐中為元帥左監軍失  
援中都宣宗削除官爵杖之八十已而復用四年以御



史大夫權尚書右丞總兵陝西哈昭留澠池數日進及京兆而大兵已至哈昭竟不出兵遂失潼關有司以敵至不出兵當斬諸皇族百餘人上章救之上曰向哈昭救中都未至而軍潰使宗廟山陵失守罪當誅朕特寬貸以全其命尋復重職今鎮陝西所犯乃爾國家大法豈敢私耶遂再奪爵免死除名至是為參知政事性好作詩詞語鄙俚人采其語以為戲笑因自草括粟榜文有雀無翅兒不飛蛇無頭兒不行等語以而作兒掾吏

知之不敢易也京城目之曰崔兒參政哀宗用而不悟  
竟致敗事

舒穆魯世勳字景畧幼勤學為文有體裁承安二年以  
父元毅死王事收充擎執五年登詞賦經義南科進士  
第貞祐三年累官太常丞預講議所事時朝廷徙河北  
軍戶河南宰職議給以田世勳上言曰荒閑之田及牧  
馬地其始耕墾費力當倍一歲斷不能熟若奪民素時  
者與之則民將失所且啓不和之端況軍戶率無耕牛

雖或有之而廩給未敢遽減彼既南來所捐田宅為人  
所有一旦北歸能無爭奪切謂宜令軍戶分人歸守本  
業收其晚禾至春復還為固守計會侍御史劉元規亦  
言給田不便上大悟乃罷之未幾遷同知金安軍節度  
使興定二年選為華州元帥府參議官初右都監完顏  
哈達行帥府於潁州嘗以前同知平涼府事珠勒呼富  
鼎遜為參議及移駐華州陝西行省請復用富鼎遜令  
世勣副之上曰富鼎遜但能承奉人耳餘無所長非如

世勣可任以事華為要鎮而輕用其人或致敗事遂獨用世勣焉尋入為尚書省左司郎中元光元年奪一官解職初世勣任華州有薦其深通錢穀者覆察不如所舉未籍行止中後主者舉覺平章英王以世勣避都司之繁私屬沿籍更冀改他職奏下有司故有是責久之起為禮部侍郎轉司農改太常卿正大中為禮部尚書兼翰林侍講學士天興元年冬哀宗將北渡世勣率朝官劉肅田芝等二十人求見仁安殿上問卿等欲何言

世勣曰臣等聞陛下欲親出切謂此行不便上曰我不  
出軍分為二一軍守一軍出戰我出則軍合為一世勣  
曰陛下出則軍分為三一守一戰一中軍護從不若不  
出為愈也上曰卿等不知我若得完顏仲德恒山公武  
仙付之兵事何勞我出我豈不知今日將兵者官勢統  
馬兵三百止矣劉益將步兵五千止矣欲不自將得乎  
上又指御榻曰我此行豈復有還期但恨我無罪亡國  
耳我未嘗奢侈未嘗信任小人世勣應聲曰陛下用小

人則亦有之上曰小人為誰世勣歷數曰伊喇寧古溫  
都察遜烏色完顏長樂皆小人也陛下不知其為小人  
所以用之肅與世勣復多有言良久君臣泣涕而別初  
肅等求見本欲數此四人至是世勣獨言之於是哀宗  
以世勣從行自蒲城至歸德明年六月走蔡州次新蔡  
縣之姜寨世勣子嵩時為縣令拜上於馬前兵亂後父  
子始相見上嘉之授嵩應奉翰林文字以便養親蔡城  
破父子俱死嵩字企隆興定二年經義進士

贊曰愛實言衛鎬家屬禁錮之虐京城括粟之暴近侍  
干政之橫世勳言河北軍戶給田之不便親出渡河之  
非計皆藥石之言也然金至斯時病在膏肓間矣倉扁  
何施焉其為忠讜則不可廢也

金史卷一百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三百五十七

金史卷一百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五十三

完顏納新 崔立 聶天驥 持嘉烏新

完顏納新字正甫蘇呼之弟也登策論進士第仕歷清  
要正大三年八月由翰林直學士充益政院說書官五  
年轉吏部侍郎監察御史烏庫哩薩喇勒劾近侍張文



壽仁壽李麟之受敵帥饋遺詔納新鞫問得其姦狀上  
曲赦其罪皆斥去朝論快之九月改侍講學士以御史  
大夫奉使大元至龍駒河朝見太宗皇帝十二月還明  
年六月遷吏部尚書復往八年春還朝廷以勞拜叅知  
政事天興元年春大兵駐鄭州海灘寺遣使招哀宗降  
復以納新往乞和不許攻汴益急汴受圍數月倉庫匱  
乏召武仙等入援不至哀宗懼以曹王額爾克出質請  
罷攻冬十月上議親出捍禦以納新叅知政事兼樞密

副使完顏薩尼雅布樞密副使兼知開封府權叅知政  
事總諸軍留守京師以翰林學士承旨烏克遜布希提  
控諸王府同判大睦親府事兼都點檢內族哈昭管宮  
掖事左副點檢完顏阿薩爾右副點檢溫都阿里副之  
戶部尚書完顏珠赫兼裏城四面都總領御史大夫費  
摩阿固岱兼鎮撫軍民都彈壓諫議大夫近侍行省左  
右司郎中烏克遜納新兼知宮省事又以博斯呼為外  
城東面元帥珠嘉耀珠南面元帥崔立西面元帥富珠

哩邁努北面元帥乙酉除拜定以京城付之又以戶部侍郎刁璧為安撫副使總招撫司規運京外糧斛設講議所受陳言文事以大理卿納哈塔德輝戶部尚書仲平中京副留守愛實總其事十二月辛丑上出京服絳紗袍乘馬導從如常儀留守官及京城父老從至城外奉辭有詔撫諭仍以鞭揖之蘇布特聞上已出復會兵圍汴初上以東面元帥李辛跋扈出怨言罷為兵部侍郎將出密諭納新等羈繫之上既行納新等召辛辛懼

謀欲出降棄馬踰城而走納新等遣人追及之斬於省門汴民以上親出師目聽捷報且以二相持重幸以無事俄聞軍敗衛州蒼黃走歸德民大恐以為不救時汴京內外不通米升銀二兩百姓糧盡殍者相望縉紳士女多行乞於市至有自食其妻子者至於諸皮器物皆煮食之貴家第宅市樓肆館皆撤以爨及歸德遣使迎兩宮人情益不安於是民間有立荆王監國以城歸順之議而二相皆不知也天興二年正月丙寅省令史許

安國詣講議所言古者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今  
事勢如此可集百官及僧道士庶問保社稷活生靈之  
計左司都事元好問以安國之言白納新納新曰此論  
甚佳可與副樞議之副樞亦以為然好問曰自車駕出  
京今二十日許又遣使迎兩宮民間洶洶皆為國家欲  
棄京城相公何以處之薩尼雅布曰吾二人惟有一死  
耳好問曰死不難誠能安社稷救生靈死可也如不然  
徒欲一身飽五十紅衲軍亦謂之死耶薩尼雅布款語

曰今日惟吾二人何言不可好問乃曰聞中外人言欲立二王監國以全兩宮與皇族耳薩尼雅布曰我知之矣我知之矣即命召京城官民明日皆聚省中諭以事勢危急當如之何有父老七人陳詞云云二相命好問受其詞白之納新顧曰亦為此事也且問副樞此事謀議幾日矣薩尼雅布屈指曰七日矣納新曰歸德使未去慎勿泄或曰是時外圍不解如在陷穽議者欲推立荆王以城出降亦紀季入齊之義况壯兵中已有曹王

也衆憤二人無策但曰死守而已忽聞召京城士庶計  
事納新拱立無語獨薩尼雅布反覆申諭國家至此無  
可奈何凡有可行當共議之且繼以涕泣明日戊辰西  
面元師崔立與其黨富珠哩昌格韓鐸藥安國等為變  
率甲卒二百橫刀入省中拔劔指二相曰京城危困已  
極二公坐視百姓餓死恬不為慮何也二相大駭曰汝  
輩有事當好議之何遽如是立麾其黨先殺薩尼雅布  
次殺納新及左司郎中納哈塔德暉等餘見崔立傳劉

祁曰金自南渡後為宰執者無恢復之謀臨事相習低  
言緩語互相推讓以為養相體每有四方災異民間疾  
苦將奏必相謂曰恐聖主心困事至危處輒罷散曰俟  
再議已而復然或有言當改革者輒以生事抑之故所  
用必擇悞熟無鋒鋠易制者用之每北兵壓境則君臣  
相對泣下或殿上發長吁而已兵退則大張具會飲黃  
閣中矣因循苟且竟至亡國又多取渾厚少文者置之  
台鼎宣宗嘗責丞相布薩齊錦近來朝廷紀綱安在齊



錦不能對退謂郎官曰上問紀綱安在汝等自來何嘗使紀綱見我故正人君子多不見用雖用亦未久而遽退也祁字京叔渾源人

贊曰劉景叔歸潛志與元裕之壬辰雜編二書雖微有異同而金末喪亂之事猶有足徵者焉哀宗北禦以孤城弱卒託之納新薩尼雅布二人可謂難矣雖然即墨有安平君玉壁有韋孝寬必有以處此

崔立將陵人少貧無行嘗為寺僧負鉞鼓乘兵亂從上

黨公開為都統提控積階遙領大原知府正大初求入仕為選曹所駁每以不至三品為恨圍城中授安平都尉天興元年冬十二月上親出師授西面元帥性淫姣常思亂以快其欲藥安國者管州人年二十餘有勇力嘗為嵐州招撫使以罪繫開封獄既出貧無以為食立將為變潛結納之安國健啖日飽之以魚遂與之謀先以家置西城上事不勝則挈以逃日與都尉楊善入省中候動靜布置已定召善以早食殺之二年正月遂帥

甲卒二百撞省門而入二相聞變趨出立拔劍曰京城危困二公欲如何處之二相曰事當好議之立不顧麾其黨張信之富珠哩昌格出省二相遂遇害馳往東華門道遇點檢溫都阿里見其東甲殺之即諭百姓曰吾為二相閉門無謀今殺之為汝一城生靈請命衆皆稱快是日御史大夫費摩阿固岱諫議大夫左右司郎中烏克遜納新左副點檢完顏阿薩爾奉御莽格講議富察琦戶部尚書完顏珠赫皆死立還省中集百官議所

立立曰衛紹王太子從恪其妹公生在壯兵中可立之  
乃遣其黨韓鐸以太后命召從恪須臾入以太后誥命  
梁王監國百官拜舞山呼從恪受之遂遣送二相所佩  
虎符詣蘇布特納款凡除拜皆以監國為辭立自稱太  
師軍馬都元帥尚書令鄭王出入御乘輿稱其妻為王  
妃弟倚為平章政事侃為殿前都點檢其黨富珠哩昌  
格御史中丞韓鐸副元帥兼知開封府事折希顏藥安  
國張軍努並元帥師肅左右司郎中賈良兵部郎中兼

右司都事內務之事皆主之初立假安國之勇以濟事至是復忌之聞安國納一都尉夫人數其違約斬之壬申蘇布特至青城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大帥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既還悉燒京城樓櫓火起大帥大喜始信其實降也立託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家屬聚之省中人自閱之日亂數人猶若不足又禁城中嫁娶有以一女之故殺數人者未幾遷梁王及宗室近族皆置宮中以腹心守之限其出入以荆王府為私第取內府珍玩

實之二月乙酉以天子袞冕后服上進又括在城金銀搜索薰灌訊掠慘酷百苦備至邨國夫人及內侍高祐京民李民望之屬皆死杖下溫都衛尉親屬八人不任楚毒皆自盡博索夫人右丞李蹊妻子皆被掠死同惡相濟視人如讐期於必報而後已人人竊相謂曰攻城之後七八日之中諸門出葬者開封府計之凡百餘萬人恨不早預其數而值此不幸也立時與其妻入宮兩宮賜之不可勝計立因諷太后作書陳天時人事遣皇

乳母招歸德當時冒進之徒爭援劉齊故事以冀非分者比肩接武三月壬辰立以兩宮梁王荆王及諸宗室皆赴青城甲午北行立妻王氏備仗衛送兩宮至開陽門是日宮車三十七兩太后先中宮次之妃嬪又次之宗族男女凡五百餘口次取三教醫流工匠繡女皆赴北四月北兵入城立時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妻妾寶玉以出立歸大慟無如之何李琦者山西人為都尉在陳州與鈕祜祿納新同行省事陳州變入京附崔立

妹壻折希顏娶瓜爾佳元之妻年二十餘有姿色立初  
拘隨駕官家屬妻輿病而往得免琦娶之後有言其美  
者立欲強之琦每見立欲奪人妻必差其夫遠出一日  
差琦出京琦以妻自隨如是者再三立遂欲殺琦琦又  
數為折希顏所折辱乃首建殺立之謀李伯淵者寶坻  
人本安平都尉司千戶美姿容深沉有謀每憤立不道  
欲仗義殺之李齊諾者燕人嘗以軍功遙領京兆府判  
壬辰冬車駕東狩以都尉權東面元帥立初反以齊諾



舊與敵體頗貌敬之數月之後勢已固遂視齊諾如部  
曲然齊諾積不能平數出怨言至是與琦等合三年六  
月甲午傳近境有宋軍伯淵等陽與立謀備禦之策翌  
日晚伯淵等燒外封丘門以警動立是夜立殊不安一  
夕百臥起比明伯淵等身來約立視火立從苑秀折希  
顏數騎往諭京城民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男子皆詣太  
廟街點集既還行及梳行街伯淵欲送立還二王府立  
辭數四伯淵必欲親送立不疑倉卒中就馬上抱立立

顧曰汝欲殺我耶伯淵曰殺汝何傷即出匕首橫刺之洞而中其手之抱立處再刺之立墜馬死伏兵起元帥洪果薩哈殺苑秀折希顏後至不知見立墜馬謂與人鬪欲前解之隨為軍士所斫被創走梁門外追斬之伯淵繫立屍馬尾至內前號于衆曰立殺害劫奪烝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無有當殺之不萬口齊應曰寸斬之未稱也乃梟立首望承天門祭哀宗伯淵以下軍民皆慟或剖其心生噉之以三尸挂闕前槐樹上樹忽拔人

謂樹有靈亦厭其為所汙已而有告立匿宮中珍玩遂籍其家以其妻王花兒賜丞相鎮海帳下士初立之變也前護衛布希舒魯負祖宗御容五走蔡前御史中丞富察世達西面元帥博斯呼挈其家亦自拔歸蔡七月己巳以世達為尚書吏部侍郎權行六部尚書世達嘗為左司郎中同簽樞察院事充益政院官皆稱上意及上幸歸德遣世達督陳糧運陳變世達亦與脅從尋問道之汴至是徒往行在上念其舊錄用之左右司官因

奏博斯呼舒魯亦宜任用上曰世達曲從非出得已然  
朕猶少降資級以示薄罰彼博斯呼掌軍一面舒魯宿  
衛九重崔立之變曾不聞發一矢束手於人今雖來歸  
待以不死足以示恩又安得與世達等博斯呼老矣量  
用其子可也舒魯但當酌其負御容之勞未幾以博斯  
呼為北門都尉其子為本軍都統舒魯復充護衛世達  
字正夫泰和三年進士

論曰崔立納款使其封府庫籍人民以俟大朝之命可

也乘時僭竊大肆淫虐徵索暴橫輒以供備大軍為辭  
逞欲由已歛怨歸國其為罪不容誅矣而其志方且要  
求劉豫之事我大朝豈肯效尤金人者乎金俘人之主  
帝人之臣百年之後適啓崔立之狂謀以成青城之烈  
禍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豈不信哉  
聶天驥字元吉五臺人至寧元年進士謂汝陰簿厯睢  
州司候封丘令興定初辟為尚書省令史時胥吏擅威  
士人往往附之獨天驥不少假借彼亦不能害也尋授

吏部主事權監察御史夏使賀正旦互市於會同館外  
戚有身貿易於其間者天驥上章曰大官近利失朝廷  
體且取輕外方遂忤太后旨出為同知汝州防禦使事  
未赴陝西行尚書省驛召特旨遙領金安軍節度副使  
兼行尚書省都事未幾入為右司員外郎轉京兆治中  
尋為衛州行尚書六部事慶陽圍急朝廷遣宿州衛總  
帥約赫德救之以天驥充經歷官圍解從別帥守邠帥  
欲棄州而東天驥力勸止之不從帥坐是被繫逮天驥

降京兆治中尋有訟其寃者即召為開封簽事旬月復  
右司員外郎丁母憂未卒哭奪哀復職哀宗遷歸德天  
驥留汴中崔立變天驥被創甚臥一十餘日其女舜英  
謁醫救療天驥歎曰吾幸得死兒女曹乃為謁醫尚欲  
我活耶竟鬱鬱以死舜英葬其父明日亦自縊有傳天  
驥沉靜寡言不妄交起於田畝能以雅道自將踐歷臺  
省若素官然諸人多自以為不及也

持嘉烏新字大用上京人當襲其父穆昆不願就中明

昌五年策論進士第後選為尚書省令史吏部主事監察御史言諸王駙馬至京師和買諸物失朝廷體有詔禁止遷鎮南軍節度副使息州刺史耕鞠場種禾兩禾合穗進於朝特詔褒諭改丹州遷鄭州防禦使權許州統軍使丞相高汝礪嘗薦其才可任宰相元光二年正月召為戶部侍郎未幾權參知政事二月為戶部尚書權職如故三月拜參知政事兼修國史詔諭近臣曰烏新資稟純質事可倚任且其性孝朕今相之國家必有



望汝輩當效力也正大元年五月拜尚書右丞哀宗欲修宮室烏新極諫至以臥薪嘗膽為言上悚然從之同判睦親府內族薩哈連交結中外久在禁近哀宗為太子有定策功由是頗惑其言復倚信日深臺諫每以為言太后嘗戒敕曰上之騎鞢舉樂皆汝教之再犯必杖汝哀宗終不能去烏新諫曰薩哈連姦諛之最日在天子左右非社稷福上悔悟出為中京留守朝論快之五年致仕居汴中崔立之變明日召家人付以後事望睢

陽慟哭以弓弦自縊而死時年六十三一子名棟齊沒  
於兵間弟秉甫字正之

贊曰聶天驥素履清慎持嘉烏新天資忠諒在治世皆  
足為良臣不幸仕亂離之朝以得死為願欲哀哉

金史卷一百十五



總校官舉人 臣 章維桓

校對官助教 臣 李 巖

謄錄監生 臣 謝 雲